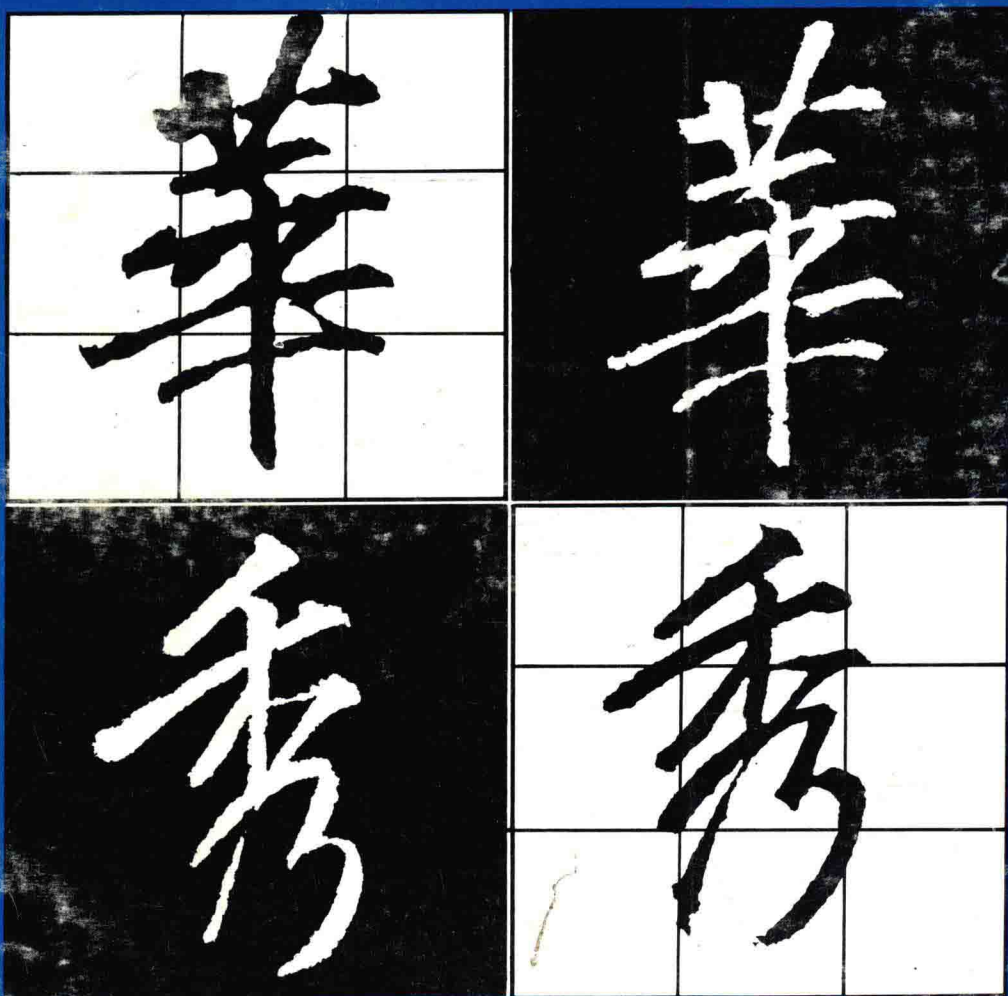


李思訓碑

行書〔唐〕李邕書



李邕及其《李思训碑》

董惠宁

李邕，字太和，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玄宗时官至北海太守，故后人多称之为李北海。李邕天资聪颖，广具才识，性格豪放爽直，不矜细节，书法与文章，均为时人所称颂。李邕幼从文学，善辞章，有文名，博闻强记，少年时便为人所重。至开元、天宝年间他就以能善制铭颂而知名天下。同时代人张鷟在《朝野僉载》中称他“文章、书翰、正直、辞辨、义、烈皆过人，时谓六绝”。与唐太宗尝赞大书家虞世南有五绝，前后相互辉映，为书坛夺目耀眼之双星。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夏，李白、杜甫、高适俱以后学晚辈与之交游，有大历初年杜甫所作《八哀诗》中之《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诗为证。

皇甫湜《谀业》历评张说以后为文章者，自开元时期的苏颋、李邕以至贾至、独孤及一直到韩愈等人。其评说李邕文曰：“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风，如貔如虎，阗然鼓云，吁可畏也！”李邕援笔成章，吐词敏捷，行文精爽博奥，采采恢丽。难怪他的同时代名士，大书家卢藏用形容李邕文笔“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

李邕不仅于文辞上出众，其书法，尤其是行草书更是饮誉书坛。唐人吕总《续书评》云：“其行书，如华岳之峰，黄河一曲。”亚栖《论书》称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裴休见其碑云：“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朱文长《续书断》言：“邕书如宽大长者，逶迤自肆，而终归于法度，能品之优者也”。

据唐张怀瓘《书断》中所记，行书自魏繇以后，至晋时又有变化，王羲之的变，使其行书书体流芳千载。从晋王之变革行书形态以后，行书笔法之审美意蕴，多以含蓄、流美，洒脱之笔意、体态见长。但自晋王“改

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行书在书坛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南朝智永为东晋以后大书家，然他只是小有变化，仅仅体现在二王行书横模式的某些结构。隋人有行书，惜无大家名作，民间虽有摆脱“王书”传统模式的灵笔妙迹，但终未成大气候，影响不大。至唐代，唐太宗的行书，仍然是纯粹师法二王，他的代表作《晋祠铭》写来圆润秀练，且谨守法度，可谓二王嫡传之作。只有李邕的以方圆为基干为面貌的全新书风登上唐代书坛以后，才从本质上对传统行书的结构模式实行了变革。

李邕行书，虽然也是以二王为依归，但他在汲取“王书”行楷、行草的规则、笔势神韵以及清秀婉媚风格的基础上，已加强了用笔的力度。其间渗入了北碑笔意，效法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及褚遂良的《孟法师碑》，混合隋代《启法寺碑》、《龙藏寺碑》的字体结构。宋《宣和书谱》称：“邕精于翰墨，行草尤著，初学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清代书家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北海则以顿挫见长。”由此可见，李邕行笔刚强之气溢于毫素，已大异于二王了。

李邕行书拗峭而具异势，对后来书坛产生重大影响，其根本在于变。除笔力雄健挺耸，无丝毫懈怠感之外，他大胆突破二王行书笔致，运笔节奏较“王书”明快得多，其行笔来龙去脉，节奏朗然。一点一画绝无含糊与拖泥带水之弊，显得凌厉峻拔。基本节奏的变化，结体之行气也显得甚为灵巧。笔意连绵，越出传统行书的结构格式，强调笔画之间的联系，气脉的贯通而添奇宕、激越的审美意趣。

自六朝至唐，行书溶入北魏笔法，可谓史无前例。李邕的出现，为行书体裁的演变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其行书书体遗染后世，对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法，产生过直接影响。这是李邕对中国书法艺术史的巨大贡献。总之，书坛经李氏之变，如清风扑面，令人耳目一新，效者如云，势不可当。宋时苏轼、黄庭坚、米芾；元时赵孟頫、鲜于枢等人的书法作品，都在笔意间留存李邕书体之风骨、体貌。明、清诸多书家亦常为之折服。

《李思训碑》，又名《云麾将军碑》，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日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唐开元八年（公元

720年)六月立。李邕自撰碑文并书。碑文为行书书体,计三十行,行七十字。据《金石萃编》所记,碑高一丈一尺三寸六分,广四尺八寸五分。有碑额,计篆文十二字:“唐故右武卫大将军李府君碑。”按其题记所载,当为睿宗(李旦)之“桥陵”陪葬墓群中神道碑之一。碑存陕西省蒲城县。

《李思训碑》是李邕豪放风格形成时的得意之作,时年四十三,被称为“北海书中最烜赫者”。此碑结字取势颇长,笔法雄健俊丽,瘦劲挺拔,气清质爽,是转折方棱源于北碑的典型之作。貌似王羲之而形态更有骨力,尤其是用笔豪爽,起落转折,直多于曲,行气自然,笔画线条之行走,动中有静,表现出迅疾奇宕、流畅自如之神韵,既刚劲又妍美,气势夺人,左低右高,势如斜而反正,恰到好处,溢出一一种豪放、奔腾、洒脱、率真的审美情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云:“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又云:“李北海书气高异,所难尤在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使人不敢以虚矫之意拟之。”

《李思训碑》较王羲之《集字圣教序》结体具有更大的创造性,王书结构精美,有移一点而眇一目之感,十分讲究精微处的承接呼应,而李书则在气势上略胜一筹,不斤斤于点画的工拙和位置的经营,能求运笔筑构中的整体把握,不经意反出新。董其昌评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从意象上指出了他们风格的差异。这种差异正体现在右军偏于精巧,而北海重于宏构。

《李思训碑》是李邕的代表性作品,其笔力内含,外柔而内刚。此碑看之精妙,学之较难,故习者最好具备楷书、右军行书和北碑的基础,临习中要力避过刚而失于柔,致使笔画僵硬,亦当避免过柔而失于刚,致使笔画俗媚。另外,也要防止点画外形虽与范本相似,而整体支离,一笔一画,互不相关,乃致神采尽失。

现就《李思训碑》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五点以作参考。

1. 此碑字的每一点画,都着力为之,骨力极强,起、倒、使、转,无不处处用心,提、按、顿、挫,鲜明有致,即使是笔画之间的牵丝,也都气力充沛,圆厚扎实。

2. 点画间注重呼应,碑中除少数字具草意外,很多字是楷法,笔画虽断而笔意相连。上笔引带,下笔承接,笔势往来,紧而不散。

3. 体势端庄稳健,中宫紧敛,四面笔势略纵。各笔画、各部分之间结合得紧凑而匀整,有的主笔伸展,使字的造型在紧密中含宽疏之意,不至因紧密而有窒息感。

4. 整体上楷草结合,严谨而有变化,楷具草意,草带楷姿,体势虽异,却能笔致统一,使作品和谐有序。

5. 字距行距较宽绰,字的四周空阔疏朗,整篇有舒展旷达之感。

此碑的基本笔画也有特色。

点:独点写法,丰富多样,有圆点形,有方折形,也有横点形和垂点形。

三点水:有分开的,也有下两点连笔的。

脚点写法多取顾盼形。

横:多见方笔圆收。逆锋入笔,折而成方,稍顿即行,运行中力量较匀,线条不作大变化。收笔处略驻即回锋收住,写得结实圆厚。

竖:也多是方起圆收。下笔取横势折转而中锋下行,收笔处轻压或微提,回锋提笔,取圆意。有些竖,特别是左右相对的竖,多带弧意。

撇:方头圆尾者多,写的瘦硬劲挺。因字形而异,有的挺直,有的略显弧曲,有的自然带钩。

捺:一般是锋尖入纸起笔,运笔至捺脚起处稍加停顿后顺势送出。收处常取锐意,然不甚尖。

钩:竖钩是竖画将尽时停驻,顿挫后提笔起勾,笔锋一直到底,笔力内含。

戈钩是上段较长,整个笔势偏于直挺。勾出有的长而锋利,有的短而劲健,也有无明显勾势的。

横钩为横折而勾,多成上粗下细的短竖,方中带圆。

竖弯钩一般只弯折而不出钩,亦有写成短曲钩形的。

挑:有时与勾相连。竖钩后另起笔顿挫提笔挑出,行笔较快,有时也写成独立笔画。

折:多方中带圆。横竖转折时稍驻即顺笔而下,也有不加停驻,而纯取圆转者。

一九九二年六月于南京艺术学院

五

一

六

二

十

四

子

上

升

小

予

中

人

合

命

文

今

莫

且

元

丹

化

父

尧

知

行

尚

百

也

不

西

目

旬

仁

國

回

知

屈

度

山

村

州

南

出

再

原

刑

匹

生

、

如

之

缺

、

陈林

性闇

相則

大

使

太

更

夫

坡

省

甘

祐

生

孝

用